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二十七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郊祀類

六天郊丘配帝先儒説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天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虚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

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在五帝坐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

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古之王易代而改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故其爲明主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帝配水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鄭以爲蒼璧大宗伯云蒼璧禮天蒼犢宗伯又云牲幣各隨其器之色則牲用蒼圜鍾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大宗伯四圭有邸以祀天騂犢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牲及奏黃鍾等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郊故注

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按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必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變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后稷配見於周頌故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

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功於周詩人頌之甞是周之逺祖於周無功以配逺尊天故詩無歌頌也

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應從陽位當在國南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黄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

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其所配之人若圜丘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　皇氏云天有六天

祭感生帝　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云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之

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正義云按師說列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

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后稷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配五帝矣

王肅難鄭氏六天五帝感生帝之説王肅難鄭注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則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黄帝之子孫各改號易代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惟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

大報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禮記正義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康成以爲天者所感之天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則以爲禘者祭昊天於圜丘郊則以爲祭上帝於南郊是

則圜丘南郊爲兩事禘與郊爲兩祭禘大於郊圜丘大於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皆爲此說又以爲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誤言於仲夏雖禘太祖即祈穀之禘禘於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帝生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也凡此皆誕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圜丘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出則於太祖之廟而祭其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也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為一春秋書大雩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師友雜記

天帝之辨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五帝則

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祇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天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

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天與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可知也易

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五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也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

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上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則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上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陳禮書

五帝與昊

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稱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以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以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黄鍾大吕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

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五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黄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天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修與煕者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䖍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修煕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皡以黄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

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辛唐虞爲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爲正同上

古郊祀禮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泰壇則自然之丘也言泰折則人

爲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骨其羮不和其毘犧尊疏布𦋺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槀秸其樂歌黄鍾太簇奏大吕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

衮冕其搢執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

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竄棄靡殆盡良可悼也並同上

魯郊用子月鄭注郊特牲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祇先有事也正義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

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啓蟄而郊又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魯於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特牲云始郊日以至及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鄭言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者以明堂位焉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云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

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正義又云后稷惟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

三王郊天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氏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至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正義云此易緯乾鑿度文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

長日之將至

祭卜表記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云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按太宰云禮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明堂皆有卜也太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祇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祇則

夏至祭方澤按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至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太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按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惟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曰與牲也左傳僖三十一年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禮記正義啖子曰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養牲之宫名也凡養牲必以二牲一

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别以他牛代之稷牛可也

宋朝配享類

祖宗配侑國初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僖祖順祖翼祖宣祖迭配　建隆四年八月詔以將郊祀有司議配座之制請冬至祀昊天夏至祭皇地祇並以僖祖配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以順祖配雩祀以翼祖配大享明堂以宣祖配詔恭依　十有

一月張昭議曰郊祀天地必以考配按郊禮用正月故梁陳南郊皆以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皇大帝於壇上配以皇考北齊圜丘三年一祭亦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以神武升配隋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祀丘澤明堂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即南北郊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梁開平二年郊天以皇考配恭惟宣祖肇基王業切考歷代之禮咸以親廟

升配伏請奉宣祖配享從之
太宗朝七祭並以太祖宣祖更配興國三年親郊始奉
太祖升侑九年扈蒙建議引孝經嚴父配天之義請以
宣祖配圜丘　太祖配大享是冬罷封禪親郊遂行其
禮注太祖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爲舜
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
公光武之南頓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與配天祭故自再
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爲允及將東封詔蒙定禮儀乃

奏此議時論非之　淳化三年十月蘇易簡上言欲望自今祈穀神州大享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感生帝以太祖崇配詔恭依　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圜丘孟夏雩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感帝孟冬神州奉太祖太宗並配詔恭依　乾興元年六月太常禮院言郊祀配帝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昊天夏至皇地示以太宗配上帝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以真

宗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詔恭依　景祐二年禮官言切以太祖誕受寳命付畀四海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困蜀壘湘楚閩粤請吏入朝卜年長世不闡鴻業太宗恭行天討底定太原由是愼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又引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　眞宗乾粹日昭執競維烈翕受敷施普浸黎元云云　共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造墳誥未有高焉者也其嵗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

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冬祭神州配以太宗
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請如典禮
中書門下議如禮官所定詔恭依　皇祐五年詔書令
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
聖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禮乃復下兩制議
王珪議如禮官所請自今南郊以太祖迭配詔恭依
治平元年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太常寺奠幣用成
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翰

林學士王珪議請從周公嚴父之意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於必嚴其父哉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羣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德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

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祀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成王也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議請依王珪議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遷真宗配享孟夏雩祀太宗皇帝依舊配享正月祈穀孟冬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此議與王珪同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以爲太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宗比周之文武

然則祀真宗於明堂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皆不當在配天之列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不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祖可也臣等參稽舊典敢以前所議為便詔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卷二十八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明堂類

歷代制度神農明堂之作自神農有之淮南子言神農祀於明堂又曰神農明堂曰天府又曰嘗穀祀于明堂

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宫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以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漢公玉帶所上制度唐虞堯曰衢室有虞曰總章應劭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之制未詳夏氏享祖宗於世室言代代不毀之故魯名宗廟曰文代室武代室世室之制堂脩二七廣四脩之一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益以四方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

室象五行也三四步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
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
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
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九階** 南面
三階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牕** 牕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
八窗 **白盛** 蜃灰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
門堂三之二 門側之堂取數以正堂南北九步二尺東
西十一步四尺 **室三之一** 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商人**

曰重屋其制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居正堂若太寢也阿今四注也重屋複屋也八尺曰尋

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牕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

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

武王克紂反商祀于明堂而民知孝 樂記 成王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明堂位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幼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一太廟天子明堂 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孝經 孔子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 家語同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孟梁惠王下

秦聶宗義三禮圖取大戴九室以爲秦人明堂圖按秦實無明堂圖或者泥於吕氏春秋而不知乃古制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也光武以来乃配牲以

太牢天子從崑崙道中崑崙道即依黄帝時制也始拜

明堂如郊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黄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上有古時明堂

處儉下傚上欲理明堂奉高帝未曉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上從之作于汶上　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仍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帛貧者粟　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配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於雒陽明堂禮

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營明堂上員下方法天地八牎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風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摯虞議按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即上帝帝即天也遂臨五帝之位又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於上帝祀地於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於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之列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

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時以五精帝佐天育物前代相因莫之或廢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帝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孫耆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以文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皇天次辛祠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

屋十二間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惟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

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階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享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維而配享座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義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

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于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訖於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丘行事高祖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宗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令永徽二年又奉太宗

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出九室樣堂三等每階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黄琮為八角四階安十二階

顯慶元年禮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與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

致感竟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

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徳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

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復議立明堂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晞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下詔改元為摠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摠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規制下詔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

不立

武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議圓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孔玄義奏議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沈伯義議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切惟莫大之孝理當揔配五天元萬頃范履氷等議高祖太宗今既無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有功烈而無無差豈祀配之有别請

奉歷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因下詔曰時既沿草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来年正月一日可以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宫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祠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髙百餘尺始構為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

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代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

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禮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樽罍之數與雩禮同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詧素往東都毀之詧素以毀拆費功乃奏請且拆上層但留下層以為正殿從之復依舊改為乾元殿其大享儀具開元

禮初萬歲通天元年四月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原揚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八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令曹無廦畫仍令

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器大牛白象等共曳之自玄武門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詞令曳者唱和馬開元元年八月太子賔客薛謙光元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銘武后所制文曰羲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内雍熙

唐禮樂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

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
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
以為倣象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
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正觀中豆盧寛劉
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則以布政而孔穎
達以為非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員下方上以祭天下
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顔
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

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哉説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必欲立之而議亦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天始毁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迨

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
宋朝仁宗大享明堂皇祐二年二月上謂輔臣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
以季秋有事於明堂行享帝享親之禮以極孝親之義
文彦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
以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圜丘三歲一親祠開寳中
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之禮淳
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

悉如圜丘之禮唯季秋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亦未遑將上帝祖宗之意遺以俟陛下乎真宗制度前代諸儒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矣以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内三月一日出御札取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罷恩賞依南郊例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宋郊楊安國張揆條典禮十一事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二卷范仲淹上李太伯明堂圖議鄭叔豹宗祀書三卷于時以丞相

文彦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龎籍為鹵簿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四月九日内出手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王兩家義説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國朝自祖宗以来三歳一親郊及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以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明堂正當三歳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又配座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祭制於禮

未安其將來親祀明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之數以稱朕恭事天地祖宗神靈之意注時帝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諸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豈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文彦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愚昧所及二十日禮院言奉詔旨明堂祭玉且尺寸制度以聞檢詳今來明堂行禮惟蒼璧不用外定用四圭有邸

黄琮圭璧各二青圭赤璋白虎黝璜两圭有邸各一凡
十一玉並準三禮圖參按周禮制造又五月上自撰明
堂樂曲二舞并親書明堂二字太常寺請五帝各用本
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徵黄帝以宫白帝以商黒帝
以羽上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大常禮院言詳定
明堂禮神玉及燔玉當依典禮用二玉一以禮神置於
神位祀畢藏之少府每祀供之一以為燔玉加牲體之
上并燔燎之瘞玉之備始復於此七月又言准詔合瘞

皇地祇三聖並侑既增奉禋祀之位則牲亦隨廣請於
七犢外更增四犢所有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又言
明堂行禮請初詣昊天位奠玉幣訖次詣皇地祇五帝
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詣三聖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
如之　惟明堂不講久矣上必欲舉行盛禮制度損益
多由上裁酌咸適其當既成禮令王洙勒成皇宋大享
明堂記三十卷上自當序至嘉祐七年九月七日再行
是禮　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十八日大享明堂以英宗

配　李拱明堂樂舞頌恭惟仁宗皇帝聰明仁智光紹
先烈絃賢覈能緝熙事功道洽治隆四海鏡清制作鼎
新百度咸飭祲灾鉅典蒐舉無餘一時文物跨周軼商
帝惟天地貺施祖宗貽燕億萬斯禩永永弗替誠心昭
報屢正泰壇惟兹明堂合享並配事大體特猶未遑暇
乃皇祐紀元明年仲春申喻輔臣肇議兹禮惟彦博庠
拜手承命酌古御今講求故實繼發明詔誕告普率將
以季秋涓吉祇藏厥事典禮制度悉由聖裁五月二十

三日內出御製天地祖宗樂典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緜誠安而下章有其義而威功睿德右文化俗所以爲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德形容寓皇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侑明靈之觀焉太常習禮惟謹惟慶是歲九月即大慶殿因事制宜爲五緵室親御寶跗若篆飛白榘爲華榜戊申齊宿天地閞齋辛亥展事月星明槪皇心載祇衮服即次粢盛牲幣以次畢陳樂舞既作肸蠁來格登降薦獻舉適厥序天地祖宗罔不咸

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寔肇興於此
焉先是帝初議大臣有以分撰樂曲為帝言者帝拱而
立曰天地祖宗朕當親撰其餘則分命諸臣至是乃發
睿思摛帝文以昭肅祇欽恭之意焉詞淵旨精名義兼
稱國史登載亶謂丕緝熙事既成一時名儒誌之以文
而樂舞之製天藻昭垂尤宜鋪張盛美以示方來小臣
不佞不敢以辭語淺陋為解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頌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宗真

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皇祐之制三月有司議明堂配祀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宗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宗配當年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

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紲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紹興四年九月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十年九月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　紹興三十年秋八月禮部言季

秋大享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来屢行大享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若依皇祐廣施從祀切慮其禮稍煩在孝享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畧在昭報疑若未備今欲依熈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詔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辛未宗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 孝宗淳熈六年四月御札勑臣僚等朕參稽禮文鋪究古制圜壇八陛雖茂展于欽崇明

堂九筵亦閒行於嘉享是用遠稽皇祐之書近述紹興之制誕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揚其職　淳熙六年太史局申明堂大祀合差奏祥瑞官　上曰朕以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　光宗紹熙五年六月國家恢列聖之洪緒秩百王之彌文天施地生尤重合袷之報祖功宗德載嚴並侑之文肆循三歲之常閒舉九筵之享朕自罹咎覺寡方處棘鞎顧思道弗言之時豈遑他務惟越紼行事之誼

莫廢親祠要易圜丘之儀近從路寢之禮適豐畝之屢稔暨邊方之咸寧萬寳臻成庶備盛多之薦前彝具在一遵寅畏之謨上以衍壽于重闈下以祈安于兆姓用須丕號俾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寧宗開禧二年朕丕承眷命祇奉燕貽慶衍重闈賴上帝神祇之祐尊臨廣宇蒙祖宗功德之休深惟非質之奚堪益念洪私之當報兹以陰陽順序人物遂宜國勢日以安强朝綱日以清肅不循三歲之祀曷表一純之衷是

用稽紹興之成規輯合宮之闕禮時秋必報矧萬寶之方成國典固有宜九筵之間舉誕孚羣聽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揚乃職　嘉定元年朕推天地施生之德燕及多方守我祖宗積累之基期於千載居懷兢業獲濟艱難屬邊鄙之輯寧與黎元而休息田菜浸闢𪁪麥以登方仰滋至之祥敢後一純之報遠稽元祐近質淳熙咸即合宮載申宗祀肆率遵於舊典用丕闡於彌文寅畏嚴恭尚庶幾於對越肅

雖顯相實允賴於交脩爰飭先期亶孚衆聽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嘉定八年又詔朕纉承祖烈袞對神休惕思積累之難無疆惟恤祇畏監觀之赫丕顯亦臨保邦常謹於方徼更化已踰於八載猥蒙丕祐獲底小康雖瞻仰昊天方切側身之念然敬事上帝敢稽報本之儀率循舊章聞秩宗祀爰卜季商之吉乃涓路寢之居惟予一人將舉親祠之典凡爾百辟各殫顯相之誠庶昭答于靈心且茂迎于和氣誕揚大號明戒先期

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十一年朕纘緒守成既踰三紀勵精更化亦越十年若涉淵氷靡皇夙夜天地神祇之森列丕顯丕承祖功宗德之兼隆是彝是訓言念菲凉之質每崇保佑之恩比者水旱不時間臻中熟邊隅多故旋底小康屬當舉於親祠敢敬伸於昭報載考累朝之典洊修路寢之儀乃卜季商聿脩祀事以靈承於肸蠁以迓續於休祥祇告先期誕敷羣聽朕以九月有事於明堂　嘉定十四年朕纘履洪基恪膺駿命合

祭天地肆嚴三歲之彝並侑祖宗尤重九筵之禮肇精禋於皇祖垂鉅典於後昆雖圜丘路寢制名稍殊而紫壇清廟報本則一載惟凉菲端荷貺臨百稾屢豐庶證叶濟齊魯首開於王化輿地來歸荆淮盡掃於邊塵隻輪弗返人心底定國勢漸尊顧列聖積累之所臻豈一已圖回之能致乃卜季商之吉聿親大享之儀以殫昭答之誠以廣敷錫之慶用孚羣聽肅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揔說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公玉帶之言裴顯亦言一殿或以為五室考工記或以為九室十二堂大戴禮張衡東都賦或以為十二室呂氏春秋或以為四堂十二室明堂月令其堂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天府神農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黃帝或謂之五府堯舜又曰衢室堯又曰總章舜或謂之世室夏或謂之重屋應劭又云商曰揚館或謂之明堂周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五年旣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祖廟並與鄭注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

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
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
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
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
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爲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
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宗祀之
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

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各有所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凈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

中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目録云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周禮孝經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其廣狹之不同如此或以為在國

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淳于登說或以為在宫中顔師古說蓋得之於路寢歟或以為在郭内宇文愷說或作之汶上武帝或寓之雩壇隋或寓之圜丘唐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其地之不同如此

或祭上帝黄帝或祭五帝唐虞或祭太乙武帝時以上帝為太乙或除五天帝明帝時摯虞除五帝終東漢至晉皆以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用王肅一天之說於是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或祭五人帝鄭康成說淳于

登曰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五帝之精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其所祭之不同如此大戴禮云凡九室四户八牕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明堂月令云四户八牖淳于登曰八窻四闥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如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吕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同如此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

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軌議曰上圜下方以則天地通水圜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赤綴白綴為之戶牖武后時議大小栱級大枏飛櫓上以清陽玉葉覆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軌議曰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也九階者法九州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上圜下方以則天地白虎通又以為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本朝升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犢明帝紀光武制或廿太牢武帝從方士言其牲體如此六經有明堂之文而無其說孔孟有明堂之說而無其制度考工有明堂之制而制不詳緯書則詳矣而

未必帝王之制漢晉諸儒不宗孔孟之說而信緯書之說不信考工之制而信緯書之制何哉夫所謂明堂者亦曰布政交神而已是孔孟之說也考工所說雖非周公之全經然不可謂非周公之制說者但見其尺度之廹阨盡從而駁之非也姚策

鄭氏雖得之於考工至謂制如太廟與路寢則失矣此張逸之所以難而宇文愷之所以駁也蔡氏雖得之於大戴至謂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此袁准之所以破也周堂度以筵要在為神靈

之所廬天子之所御耳三公在中階之前侯伯分於東西四夷子男之居並在國門之外何害於隘也李謐喜非鄭氏有繩樞甕牖蓽門圭竇之譏亦云削刻哉堯階三尺太王陶穴以為宮安得藉此以病周虞舜受終四月覲四嶽羣后並不以巖廊狹隘不足以容也禹塗山之會玉帛萬國而使大為宮室以處諸侯豈畀宮室之意哉觀諸儒之論康成博而證其失也雜伯喈辯而裁其失也固袁准質而明其失也刻摯虞簡而質其失也

短宇文愷才而富其失也巧李謐孚而篤其失也苛至於王儉之典雅顏監之該詳其皆讜論也然終非萬世之法武帝雖得之於斷而溺於怪漢明雖得之於文而惑於纎梁武得之於衮冕而失之牲牢齊丈得之配侑而失之一殿隋氏則奪於羣議而不果行唐世則果於不經而恣淫侈　齊宣王欲毁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説唐歷世欲興明堂韓愈則排之以三器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則明堂為可廢孟子

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庸知明堂之不可廢也韓子承諸儒互說之末必欲排之庸知明堂之不必建也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策

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羣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聽政考言以脩人治適其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則重屋總章不必狥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闥以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

十二宫以應歳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爲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足以周旋禮文潔浄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句而最可取者袁准之正論而已

羣書考索卷二十八

羣書考索卷二十九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廟制類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徧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祼以鬱鬯夏后因之殷制七廟周制小宗

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廟制舜典曰禋于六宗 張髦以為三昭三穆 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鄭康成謂惟周七廟且引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五廟至子孫而六周六廟至子孫而七然則以書考之天子皆

七廟非特周也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康成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文武與親廟四也文武受命其廟亦不毀故為二祧唐元稹曰三廟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附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附于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豈為不祧之廟耶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

之韋玄成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盖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鄭氏之說似不為無據王肅難鄭康成云文王受命非常廟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不以為數荀卿云有天下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令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無乃不別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来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陳禮書曰父昭子穆

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
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
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
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
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王舜劉歆韓退
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時康
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
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

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内使繼世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馬昭難王肅云禮緯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用七人姜嫄用一人若除文武

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如王肅之說則與文武而為九廟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然則以周孔之言為證則七廟之制可知矣左傳秦西從衛来聘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世數雖遠而魯公之廟猶在也

漢宗廟郡國亦立惠帝時叔孫通請立原廟又文帝自作顧成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太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凡所巡

守亦立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也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别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如閏加一祠與此十二十五祠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遊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

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寢與諸帝合凡一歲初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事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卒不在數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行而禹卒後丞相韋元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廟五年而再合祭一禘一祫也祫者毀廟

與未毀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　陳禮書曰漢宣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廟以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子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於是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　時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爲宗廟在郡國宜勿復脩奏可以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爲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脩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髙廟於雒陽髙帝爲太祖

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節侯名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即光武父時寇賊未平祖儀未設至十九年議立平哀成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等奏議禮為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

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議時從大司徒戴陟奏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理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

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曽祖祭皆就園廟長編又云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之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按周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至此則革周制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爲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蔡邕曰孝明帝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校莫能知所以兩廟之意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

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别是顯宗但為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七主未詳所謂三陵殤帝質帝少帝追尊后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隐皇后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恭愍皇后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毁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毁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而祭

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未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吏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祭於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魏太尉大長秋曹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

為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魏明帝時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孫盛論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時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章郡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

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為七廟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宣為殿皆如古典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

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来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東晋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為禰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登懐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于時三祖毀主權居别室大興三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潁川于昭穆之位元帝崩則章郡復遷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

祔廟配享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

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于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母為昭皇后七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别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

北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
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
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
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
廟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
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
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
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

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校似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惟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惟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得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惟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衮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

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五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勑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者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十

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尅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毁以上則遞毁並同廟而别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廟衆議不同至二

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

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惟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旣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抑砦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惟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脩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憙于寶之徒商較今古

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刋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説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曲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漢魏立廟既不合古至晉採

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唐初因其制始立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虛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時以景皇帝為始祖由是始有七室開元中制增太廟為九室范祖禹唐鑑已論其非及其後也禮官又以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於是以敬文武為一代故終唐之世為九代十一室焉

宋朝廟議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請下百官議立宗廟兵部尚書張昭等言得權判名表主客郎中任徹狀言按

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立六廟蓋昭穆親廟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採周官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而七廟之中猶虚太祖之室斯皆考法於前古定議於一時隋文代周平陳愽採兩朝羣議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廟止四親蓋由始興之君有功之祖皆在親之中故隋唐之初定二昭二穆立為四廟自唐梁而下至於前朝

定廟之規不易其法有司立議無能異同諒由稽古之制不可改也臣以為建四廟深合禮文臣等據任徹所議云云其所立太廟七室及追尊四親廟請如其議制曰恭依　咸平元年三月判太常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順祖稱高祖翼祖稱曾祖宣祖稱祖太祖稱伯詳觀近典參考舊儀爰自唐朝降及五代咸有稱祖及伯之文聖朝因之遂為定制按爾雅云父為考父之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又曰父之兄弟先

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以此觀之惟父得稱考已上皆稱王父伯則稱曰世父今之稱號未合禮經欲望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詔下尚書省議張齊賢等曰按王制天子七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代以下迄至於今所謂不刊之典也其間或有兄弟繼立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

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宗稱孝孫孝曾孫太宗室稱孝子如此則昭穆之位允合大倫其爾雅之文蓋周公著以教人使知父祖親踈之節本不謂宗廟言也詔僖祖止稱廟號太祖并諸祖宗稱孝孫孝曾孫令太常禮院別加詳定禮院言按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代又魯威公隱公繼立皆當穆位又按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王兄弟同位異座以正昭穆

又唐書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欽宗文宗武宗序昭穆而位定請自今朝享僖祖室曰曾高祖順祖室曰高祖翼祖曰曾祖皇帝並稱孝曾孫宣祖室依禮記正文曰皇祖考自稱孝孫太祖室依唐德宗故事曰皇伯考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自稱孝子太宗室請依禮記曰皇考自稱孝子其别廟稱呼亦依此詔令都省集兩制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參議既而上言伏以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受天明命開國成家恢復土疆撫寧億兆固已

為皇宋帝者太祖矣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纘承大寳臨御四方混一寰區交修禮樂固已為帝者太宗矣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二聖相承功業謚號固已定矣謂之太祖太宗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其所以如此者由兄弟繼統故爾若如前儀引漢書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以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

為世數也不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云云今太祖為開基之祖太宗為繼統之君二帝相承僖宗以降四廟為六世以六世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毁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又太祖室依德宗在位故事曰皇伯考按唐自明皇至德宗父子相傳無兄弟繼立德宗在位何得有皇伯考之稱臣等以為宜為昭穆於禮為順云云翰林學士宋湜等上

言伏以百王之制以功德為祖宗七廟之中以父子為昭穆聖賢垂範典禮具存恭惟太宗盛德大業垂於無窮百代不遷固其宜矣然今定昭穆之位則太祖皇帝之弟也三代而下至於唐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所議臣切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如前代帝王有兄弟相繼而昭穆異位及天子於伯父叔父有稱孝孫者則依據遵行如其不然望依歷代之義庶無差失詔令禮院詳都省及兩部所議再檢討典

故以聞禮院言禮統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通禮義纂曰父為昭居上子為穆居下父子異位以崇本也孫以祖烈遞為昭穆斯則長幼之節親疎之序得而正之明上下也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此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四代親盡無復禰之神矣又商紀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正代也通典明皇朝禘祫儀布昭

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在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録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云正元十九年陳京議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六人同京議始與禮合詔從之切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刋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人子又曰安得宗廟有伯氏之稱自今皇帝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室稱孝

孫則是以太宗為太祖後也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為人後之說豈可施之於先帝乎臣等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三十有三載稱曰孝弟此前朝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明皇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請自今合祭自太宗與太祖依典禮同位異坐仍舊稱孝子餘並依舊制詔可康定元年十二月判太常寺宋祁言准中書送下直秘閣

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爲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爲七室兩頭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共爲七廟今又不遷僖順二祖若以太宗太祖兄弟繼立亦可遷僖祖一室皆不顯著廟號云云臣按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廟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而不改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爲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

正自大儒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降殺以兩之義則國家定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合便立廟祧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来多用同殿異室之制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祖宗相承行之已久即同一之制不可輕改云云詔如祁所奏嘉祐八年六月禮院言仁宗神宗祔廟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禮詔兩制為禮官考議孫抃等議曰禮云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

爲受命之祖太宗爲有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
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仁宗稱孝孫而禘祫
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葢先朝
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今仁宗祔廟請增一室爲
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盧士宗司馬
光等議曰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而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
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

昭三穆之次或祀七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祖雖
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
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
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
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
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
初立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
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

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據依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仁宗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更不須展一室詔抃等再議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出於不見商書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今議者疑僖

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两之意自議者言僖祖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臣以為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既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

七世之時遂毁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切以爲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文詔恭依　治平四年三月太常禮院言准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英宗威神在天崇祔有日請以神主祔太廟第八室　僖祖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奉置西壁石室中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禘祫即如典禮請依故事下兩制待制以上

祭議張方平等議曰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序世系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晋唐以其統祚之長得及祧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祀云云周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羣書考索卷二十九